



江苏文化

我从不相信命运，但若你是我的命，我便认命

高冷
男神律师
— VS —
软萌青梅

无论距离多远
只要她需要，他一直都在
所有她的事情
都是他的头等大事

等风亦等妳

温清欢 著

Waiting for the wind

你陪我慢慢长大，
我许你非君不嫁

江苏出版社

等 风
亦 等 你

温清欢 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等风亦等你 / 温清欢著.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407-8153-8

I. ①等… II. ①温…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2243 号

选题策划: 丐小亥

责任编辑: 周向荣

助理编辑: 王 坤

文字编辑: 孟 献

封面设计: 刘芳英

内页排版: 尚 洁

出 版 人: 刘迪才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33千字

出版日期: 2017年11月第一版 201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2.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731-82231358)

目录

第一章 /001

你不需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南南，你只要成为自己就好。

第二章 /027

她只不过，棋子一颗，而已。

第三章 /051

那她一个人，怕不怕？

第四章 /073

顾沉光。

这个名字，好像成了路南棣过去所有岁月里，唯一值得思念的东西。

第五章 /095

你的悲欢喜乐，幸福伤痛，我全都在乎。

在乎到，拼了命，也要来找你。

第六章 /119

你总是在失去，所有亲人所有亲情。那我把这一生，
从年少到暮年，所有的感情都给你，够不够？

C o n t e n t s

第七章 /148

“顾沉光，我会想你的。”你也要，记得想我。

第八章 /180

他低头，她垫脚，两个人紧紧依偎着，是最契合的角度。

第九章 /208

她看他一眼，再看一眼，想了想，坚定道：“不给你亲了。”

“啊？”顾沉光闻言，状似苦恼地皱眉，低声抱怨：“罚好重。”

第十章 /232

他是她对爱情的全部幻想。

不仅满足，且超额支付。

第十一章 /259

喜欢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嫁给了你。

嫁给我爱了半生的意中人。

尾声 /287

命运腐朽，前路温柔。

你不需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南南，你只要成为自己就好。

第一章



三月，阴雨连绵，刚刚还明媚的天转眼深沉见雨，阴暗的灰色垂在整片天空上。虽说春雨见暖，可最初时也还是免不了凉意透骨。

这一整个院子都是独栋的豪华别墅，花园把一家家分割得极远。十岁的南枳一只手撑着黑色的大雨伞，一只手紧紧地抱着怀里的书本以防被雨水淋湿，着白色帆布鞋的脚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水里，被染得没了模样，鞋头的地方泛着深色的黄。

北方风大，雨伞是遮不住雨的，更别提春天北京风正大作的时候，雨水被风轻飘飘地吹进伞底，南枳的齐刘海被打湿，紧紧地贴在额头上，一缕一缕地往下滴着冷水；单薄的线衣也湿了大半，黏在身上，风一吹，凉得浑身都要打战。

狼狈至极。

好在，父亲说的那栋楼就在前面。

南枳抬起头，眯着眼抖掉眼前迷蒙着的水珠，看着眼前装修讲究的别墅。

来北京几个月了，还是难以习惯这种恢宏大气的豪贵装修。

她喜欢以前家里那种温温柔柔的白墙青瓦，雨天也是缠绵的样子，看着就极是舒心暖和。

可，也由不得她喜欢了。

到了。

南枳把手里的伞收起，轻轻抖掉上面的水，放到房檐下的角落里。她低头看看自己脏得看不出模样的鞋子，垂了眼站在那里，跺了很久的脚，直到把脏水都抖得差不多了，才敢踮起脚，伸手按了按门上高处的门铃，然后就一直安安静静地站在门口等着。

很快，“嘎吱”一声，门被人从里面打开。

南杼仰头望去，来开门的人是顾家阿姨。这个阿姨对她很好，不像其他人一样会明里暗里地对她说些阴阳怪气的话，骂她是小野种，她很喜欢这个漂亮的阿姨。

虽然按着辈分，南杼该叫她一声奶奶的，但对着这么好看的温柔阿姨，南杼不喜欢这个称呼。

看着很喜欢的阿姨，南杼睁着眼睛闪了闪，腼腆地笑了笑。

对方也温婉一笑，伸手把她额前的湿发捋到一边，一边拉着她进来一边轻声笑着说：“南南来了，快进来！这么大的雨怎么司机也没送你？”

南杼乖乖地换了鞋，闻言低头轻轻地笑了笑，没有答话。

易楚看着面前快到自己胸口高的腼腆小姑娘，眉眼还未长开，一双大眼睛却黑亮，很是灵气，极讨人喜欢。

见小姑娘不语，易楚陡然明白过来，忍不住在心里轻轻叹气，拉过小姑娘冰冷的手，走到楼梯口：“上去吧，你小顾叔叔就在楼上的书房呢。”

南杼点点头，松了手，看着眼前温柔笑着的人，踌躇片刻，才轻缓着开口，是带着软糯的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谢谢。”

她笑了笑，背对着易楚全然怜惜的目光，看看自己脚下脏兮兮的鞋，小心翼翼地踏上昂贵的地毯，一路轻轻走上去，小小的背影单薄伶仃，在冷色的灯下，寒气逼人。

才刚十岁的孩子啊……

易楚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上的墙角处，轻轻摇了摇头。

南杼一路寻到书房，门虚掩着，她咬了咬唇，抬手叩门。

门里面干净年轻的男音乍起，清冷的语调不急不缓：“进来。”

南杼推开门，窗外雨已停了，金黄的阳光轻轻缓缓地洒进来，在暗红的书架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

她轻抬眼，第一次，见到了顾沉光。

十八岁的少年，穿着干净简单的白色衬衫，安静地坐在窗边的老式藤椅上，腿上随意地放着一本棕色的厚书，白皙的指尖就轻覆在微微泛黄的书页边，温暖安宁。清冷的少年眉眼间凉意乍起，却被阳光涂了一身温柔。

他微微扭头，看过来，手指还随意地摆在书页的边角。

一个看上去干净得好像树叶一样的男人。

清俊的侧脸轮廓天成，鼻梁高挺，顺着下面轻轻抿起的薄唇，划出好看的弧度；一双眼睛微微扬起，瞳孔黑亮有神，漆黑得像是深不见底，微微泛着光；眼睛干净明亮，像是叮咚山泉的清水——清冷、明亮，深不可测，却又清澈见底，狠狠地震慑着人心。

极聪明的面相。

南杼轻轻一顿，有些恍神。她从未见过这样的眼睛，干净得让她瞬间想起家乡山里的那条小溪，叮叮咚咚，是生命的源头。

少年黑亮的头发短短的，精神又好看。这么一望去，仿佛他浑身都干净得只剩黑白两色，简单又随性。

于是，南杼的目光理所当然地就停留在那唯一的异色上面——他的嘴唇这么薄，以前村里的周奶奶曾说过，薄唇的人最是薄情。南杼这段时间偶尔想起这话，暗暗品着，倒觉得不错，薄情才不易受伤。

不像她，薄的是耳垂。算命的老先生神神道道地告诉过她母亲，

这样的面相，一生难过。

收起满脑袋乱七八糟的想法，南杼摇摇头，抱着书本轻轻喊人：“小顾叔叔好。”

声音软软糯糯的，属于南方女孩子独有的温婉。

顾沉光点点头，合起膝上敞开着的书，放到圆桌上，身体微微前倾，修长白皙的手接过她被雨水打得半湿的数学书。他余光扫过她，看她被雨水打湿的头发，皱皱眉，停顿了一下，把手中的书放到桌子上，然后在她稍有些疑惑的目光中站起身。

“在这儿等一下。”他说。

南杼乖乖点头。

窗没关，风一阵一阵地吹进来，南杼身上半湿的衣服黏在了身上，衣服面料本就单薄，又浸了冰凉的雨水，被风这么一吹，冷得浑身都在打战。可她又不敢走，只好站在原地小幅度地搓手臂跺脚。

顾沉光很快拿了毛巾回来，他走近，把手里白色的大浴巾递给冷得嘴唇都开始发青的小姑娘。他蹲下身，难得耐心地说：“把水擦干，换季的时候最容易感冒，下次记得多穿些。”

南杼看着递到眼前的干燥柔软的白色大毛巾，愣怔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连忙伸手接过，一边围在自己身上一边小声道：“谢谢小顾叔叔。”

顾沉光点点头，坐回藤椅上，手伸过去拿起刚刚放在桌子上的书，随意扫了一眼封面，问：“五年级了？”

南杼正慢慢擦着头发，闻言点点头：“嗯，下个学期。”

顾沉光看她一眼，小孩明显还冻得不轻。他突然想起什么，一顿，起身把窗关上。

风被窗子隔在外面吹不进来，南枵这才觉得暖和不少，刚刚紧缩着的小肩膀慢慢放松。

她冲顾沉光感激地笑笑：“谢谢小顾叔叔。”

顾沉光摇摇头，看着眼前披着大浴巾的小女孩，把书放回桌子上，俯身尽量使自己看上去亲切温和一些，问她：“你刚刚冷，为什么不和我说？”

南枵愣了愣，迟疑着抬头确定他神色温和，才轻声说：“我没关系的。”

“嗯？”顾沉光没听明白，“没关系什么？”

她更低了声，重复道：“我冷……没关系的。”

他漆黑的眼睛里有诧异一闪而过，他忍不住轻轻蹙眉，心里一转，大致猜到了两三分。只是他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大男人，实在不知道怎么安慰小孩子。

停顿了一下，他伸手摸了摸她湿漉漉的脑袋，轻声说：“有关系的，你冷会感冒。所以，一会儿要是还冷的话，一定要告诉我，好不好？”

这么冷的天淋了这么长时间的雨，刚刚又被风吹了那么久，很有可能发烧。

他声音清冷，语调渐低，却温柔地告诉她，她冷可以对他说。

南枵忍不住抬头，悄悄打量着眼前的顾叔叔。

她来北京时间不长，听人说话的机会更是不多，可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也已经听身边的大人几次提起这个小顾叔叔了，据说是个非常厉害、非常优秀的人——她不能理解那些言语中的优秀到底是有多优秀，可也知道，应该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可他现在低着身子这么温柔，一点也不像传说中那个厉害的人。
南杼听话地点点头：“好。”

顾沉光笑了笑，直起身，扬起下巴轻轻指了指对面的小凳子：“去坐。”见她过去乖乖坐好，他才伸手拿起书翻了翻，看了几眼，有些诧异。

小姑娘明显已经提前认真预习过了，书上的重点都用彩色笔仔仔细细地画出来了，只有几个不懂的题鲜明地标记了出来，还怕他看不懂似的，在题号上画了大大的问号。

顾沉光看着那加重加粗明显不协调的大问号，有些好笑。他拔出她夹在书上的笔，敲敲书示意她看过来，伸手在题目的重点上画了一笔。

他侧身过去：“这道题用方程解最简单，设这个路程为 x 的话，那么……”

他抬头不经意地看见小姑娘明显有些蒙的神色，这才反应过来，问：“方程，学过吗？”

果不其然，南杼摇摇头：“没有。”

现在的小孩五年级还没有学方程吗？顾沉光蹙蹙眉，想了想，换了一种比较麻烦的方法给她讲：“那我们不用方程，单看这个路程，是不是由 A 和 B 两段组成的……”

上了三个多小时的课，南杼离开时还记得和小顾叔叔约好了明天的学习时间，这才提着易楚热情地塞过来的桃子，礼礼貌貌地告别回家。

顾沉光下来送人，看着小姑娘单薄的背影消失不见，转头再看看自家母亲眸中明显的怜惜之色，倚在门上垂眼思考了会儿，突然

出声问：“我记得，路大哥结婚这些年，一直没有生孩子吧？”

易楚正心疼那小姑娘呢，冷不丁听自家儿子一问，收回目光，叹了口气点点头：“嗯，这些年一直都没有。”

果然，他猜得没错。

顾沉光轻轻蹙了下眉：“那她是？”

易楚瞧自己儿子一眼，探手关了门，这才低声说道：“是你路大哥结婚前和别人生的，一直不知道，两年前才不知道从哪儿得了消息知道有这么个孩子。”说着，她又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路老爷子走之前非要见见孙女，这么多年第一次和儿媳闹得不高兴，可就是这样，老爷子也拗着不肯作罢，你路大哥没办法，这才把孩子接了回来。”

也就是说，现在整个家里，没有一个人是真心欢迎那小姑娘的。

顾沉光回想着书房里小姑娘眉眼间的灵气和柔软，有些沉默。

得是多么糟糕冷漠的经历，才能把一个十岁的女孩子变得那么小心翼翼，事事如履薄冰？

只不过有些事情，看不过眼是一回事，可要真是想冲上去为谁说几句，没那个立场。何况这事情本就和他没什么关系，更没必要去多什么嘴。

顾沉光直起身，拍了拍母亲的肩膀以示安慰：“我上去看书了。”

易楚应了声，等顾沉光走出去几步，又忍不住叫住人：“哎，沉光……”

顾沉光回身：“怎么了？”

“南南这几天来你多用点心……小姑娘挺难的。”

“好。”

南杼回到路家，按门铃。她没有钥匙，只能站在门口等着保姆来给她开门。

其实总让保姆跑一趟来给她开门，时间一长，她也挺不好意思的，可是没人给她钥匙，她又不好自己主动开口要。以她现在的处境，连说句话都要计较几番，更遑论开口要什么。

门很快就被别人打开了，南杼抬头，没意外地看见了已经熟悉的的笑容——保姆阿姨人很好，对着她也总是笑眯眯的，身上总是套着米色的围裙，看着很温和，又平实。

阿姨这时候见南杼浑身湿着回来，一惊，连忙敛了笑，去摸她的额头。

南杼乖乖地站在原地不动，任阿姨温暖粗糙的手掌覆在自己的脑门上。

“张姨，我没发烧。”她轻轻地说。

体温确实也还正常，不算热。张姨收了手，把她往楼上推：“快去把湿衣服换了，再穿着真要烧了。我这就去给你煮点姜汤，你换好衣服下来喝。”

南杼仰着头笑，眼睛一闪一闪的：“知道了。”

刚准备偷摸溜上楼的时候，在楼梯口就差点撞到人，南杼抬头看着眼前的人，心一紧，本能一样立立正正地站好，眼睛无意识地扫着地面，半垂着头乖乖叫了声：“阿姨好。”

宁婉面无表情地点点头，目不斜视地走过，高跟鞋在地板上一路踏响。

南枵又在原地站了三秒钟，才轻轻吐出一口气，刚刚难得见到的几分孩子气又统统收了起来，抬了眼往台阶上跨，又是那个乖得无可挑剔的小姑娘。

身后，客厅的灯开得那么亮，金色的光华贵难言，冷如寒冰。

第二天，南枵去顾家的时候，顾沉光已经准备好了一份练习题，见她来，直接把练习题往她面前一递。

“昨天的对应习题，你做做看。”

“哦。”南枵大致扫了一眼，还真的都是昨天的几道变形题，心里估摸两下，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小顾叔叔的字好漂亮，就是那种……嗯，很有味道的好看。

拿笔开做的时候，南枵趴在顾沉光的书桌上，一边列公式一边还有闲心偷偷拿余光去扫他在看什么书……嗯，好厚一本，还全是外国字……小顾叔叔果然很厉害……

顾沉光翻页的时候突然发现小姑娘在偷偷看自己——大眼睛不动，只有眼珠子拼命往这边转……他不由得好笑，身子轻轻往后一倚，拍了拍膝上的书：“想看？”

南枵一愣，知道自己被发现了，有些不好意思，小脸蛋立马就变得红扑扑的，小声问他：“我……能看吗？”

顾沉光一笑，很是温和：“当然可以。”说着把手里的书递给她，怕太重她拿不动，右手始终在下面托着。

南枵接过书，捏起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慢慢地翻过一页，大眼睛里闪着小孩子独有的那种好奇和对新事物无条件的接纳喜欢。她学过两年英语，上面的单词虽然看不懂几个，但也不至于像是在看天

书一样。

书是硬质的包装，棱角分明，摸在手里有种沉甸甸的质感，指腹摩挲过的时候很舒服。

南籽没有见过这样的书，以前在家里的时候，母亲也喜欢看书，也有些很厚的，可没有这种包装的……嗯，这么好看的。

可她看了一会儿就不再继续看了，把书轻轻往顾沉光那里推了推，一边说着“谢谢小顾叔叔，我看好了”，一边还忍不住偷偷拿眼睛去扫。

小孩子再小的动作都会不自觉地做得很明显，顾沉光自然注意到了小姑娘的这点小心思，想把书再推回去，可是全英文版的《国际法》她也看不懂啊。他想了想，收了书，低了身子问眼睛明显还不时往这里扫的小姑娘：“喜欢？”

嗯……南籽不好意思说实话，又觉得不想拒绝，琢磨半天，含含糊糊地说了句：“还……行。”

顾沉光一下子就懂了这是什么意思了，一边觉得小姑娘傻得还挺可爱，一边心里又莫名地有点堵：十岁的小孩子，还该是一天到晚只惦记着吃和玩的年纪，想要什么完全不需要考虑那些杂七杂八的因素，伸手就要，无忧无虑。可眼前这个十岁的小姑娘，连句喜欢都不敢说出口，看到想要的东西，心里再期待也只能鼓起勇气说一句“还行”。

大人稀里糊涂犯下的错，非得毫不留情地往一个孩子身上压。

手指慢慢敲着书，顾沉光思考着自己这里有没有什么和这本类似的又适合小孩子看的书……他突然起身，特意把自己手里的书放到南籽面前，伸手摸了摸她的小脑袋：“在这儿等一下。”

南枏看着近在咫尺的硬皮厚书，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迷糊地点点头：“好。”

顾沉光想了想，离开前补充了一句“想看就自己随便翻着看，没关系”，省得小姑娘想翻却不敢翻。

可就是交代了这么一句，等他找了书回来，书也还是原原本本地放在那里没动，小姑娘就盯着那个深蓝色的好看的书皮看了半天。她见他回来，抬头冲他抿嘴一笑，软软的。

顾沉光心里被小姑娘笑得也有点软，十八岁的大小伙子对这种软乎乎的小姑娘真是没半点抵抗力，他把手里好不容易翻到的书往她面前递：“看看喜欢吗？”

南枏眼睛里闪过一道光，小手伸出去接过来，居然也是硬皮的！

淡淡的绿色，上面画着两个小人和很多小星星，中间的地方被花体线圈出了一个框，里面印着彩色的书名——《小王子》。

小王子？南枏歪着头想了想，是童话里娶了白雪公主的那个小王子的时候吗？

南枏摸着看着实在是喜欢得不得了，小孩子独有的那种占有欲涌了上来，她终于忍不住抬头看他，鼓起勇气问了句：“这是……送我的吗？”

顾沉光点头：“嗯，送你的。喜欢吗？”

“嗯！”南枏听见他说真是送自己的，开心得整个人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仰着小脸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喜悦外溢，“喜欢！”

这是这两天来，顾沉光见过的她最高兴说话声音最大的时候，也是最像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他笑了笑：“喜欢就好，题做完了吗？”